□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翻印翻譯□

□房租應照陽曆計算（宇宙室主）

房租應照陽曆計算、這句話說出去是十分響亮而又十分合理的、爲什麽呢、你看我們中華民國改用陽曆、不是已有一十六年了麽、不論捐稅忙漕、不論合同契約、均已一律遵用陽曆、就是我們按月所得的薪水、也大半照陽曆計算的了、那末我們每月所付的房租、爲什麽要照陰曆計算呢、喏、喏、這也是那般爲富不仁的房東們、故意來剝削我們小百姓啊、據一般人講、房租照陰曆計算、他們做房東的、每年確要多收十天左右的房金、那末我們做房客的、不是每年平白地要吃虧十天左右的房金麽、但是話又說回來了、這件事不能完全責備做房東的不是、一部分也是我們做房客的自己不好啊、你看那個付房租的權、不是屬於我們做房客的麽、要是我們做房客的、大家一致起來說、房租應照陽曆計算、那末做房東的、也自然沒得話講了、可憐我們做房客的、太不中用、連這一點說話能力都沒有、更可憐那個所謂淞滬房客總聯合會的、連這一點小交涉都沒有辦成功、唉、房客們啊、快快起來自己上勁罷、

□新申報封後之所聞（擂邊記者）

革命軍佔領淞滬、首當其衝者、厥惟新申報也、按新申報自宋雪琴接辦後、即爲孫傳芳大吹大擂、久爲一般人所共知、本鑽亦誌之甚詳、當狗肉將軍南下之際、本欲收爲己有、而該報總理黃秋岳、亦知壽命將終、急願擺脫、故自韓浙失敗之後、黃即深匿他處、報務全委託王長公一人經營、詎知狗肉將軍未及接辦、而畢庶澄已先遠颺、繇是該報如斷纜之舟、形將頹沒矣、當未封閉之前、該報各部辦事人、已先鑑及、停版而後、各人私有之物、皆搬運一空、舉凡各部職員、如無家室者、皆寄宿旅舍、停刊兩日、見無消息、彼營業部長薄某、乃宋雪琴之妻弟、以爲風浪可平、仍欲作死灰復燃之活動、蓋該報自接受英美烟公司廣告後、其廣告費、月可實獲三千餘元、量入付出、即不得他方津貼、亦可獲餘資、故薄某處之、戀戀不捨也、時彼想接辦該報、再待機出售、於是特購捲筒紙十件、價值約計一千餘元、不料此紙方運入社中、而該社大門、即加封閉、由是薄某又無故送進一千餘元、此項利益、尙不知何人享受也、當停刊後、曾派二公役守門、封閉之日、彼公役適往他處作竹林遊、迨其歸時、已嚴局雙扉、彼公役之行囊衣被、皆封閉其中、不能取出、亦可謂大觸霉頭矣、

□來函照登□

記者足下、讀三百八十一期貴報、列有「看不懂的招貼」一文、因天一公司的招貼排列不妥、致使鄙人及鄙人經營之大中華廣告社枉受指摘、「毋乃太冤」、查現在天一公司之招貼、非但非大中華廣告社所印、亦且非大中華廣告社所貼、故道與不通、自有負責者、在鄙人及大中華廣告社、不能代任其咎也、幸乞更正、以免誤傳爲荷、專此即請撰安、

鳳昔辭頓首

□腥人死大盜止（非我）

在此革命軍克復淞滬聲中、而向以保皇黨領袖自居之康有爲、忽以逝世聞、含廉自民國以來、老而不死、奔走遊說、不遺餘力、始則勾結張勳、後則趨承吳佩孚張作霖、其意何居、不難想見、今竟得保首領以歿、康氏之幸、亦我國之幸也、昔孔氏有言、「聖人不死、大盜不止、」今聖人死矣、大盜其亦可以止乎、

□死矣康有爲（珍珠）

南海康聖人有爲夫子、於上月卅一日、壽終正寢於青島、聖人亦一代人傑、行萬里路、讀萬卷書、其字跡遍天下、人但見字作龍蛇飛舞者、曰、此聖人親筆也、今而後、將由親筆而改稱遺跡矣、聖人生平軼事、罄竹難書、今死、欲擇一述之、轉覺千頭萬緒、無從說起、聖人半世浪跡、忽而涉重洋、忽而返故里、忽而之陝、忽而之浙、一歲之中、鮮有定息、可知聖人兩鬢雖皤、而雄心實未死、今者客死青島、亦聖人所始料不及者也、清社既屋、羣臣改服、惟聖人獨異、十餘年來、不變初衷、欲以一木支大廈於危傾、其行雖愚、其心堪憐、人謂蓋棺論定、今聖人蓋棺矣、世有公論、對於聖人、褒耶貶耶、慨嘆耶、抑訕笑耶、吾其拭目以觀之、

□革命軍第一師師長薛岳□

□盧香亭拜跪夫人（紅薇）

海上旗旗、變色以後、一般寓公、其至恐怖者、莫若此次戰場失敗之將士、當大聖雄據秣陵時、已占盡六朝春色、彼部屬諸將、如盧香亭、孟昭月、李寶章等、往還寧杭兩路之間、以春浦爲若儕集中區域、鞞鼓聲中、且時作問柳尋花之娛樂、香車寶馬、錦衣美食、概爲若儕搜括殆盡、所謂大羅天上、無此逍遙也、韓浙次第失敗、孫傳芳北上乞援、盧等亦知今後長城不足恃矣、遂攜眷挈妾、避匿海上、其意欲藉外人勢力爲護符、緜此崇樓華廈、大多爲若儕所佔有、然嫣紅姹紫、仍時以獵豔遣愁也、茲誌盧香亭之趣聞、以博閱者一粲、盧香亭有胞兄某、（其名一時忘却）曾仗乃弟之力、歷任江浙各要差、搜括民衆膏血、以百萬計、至香亭擁資之鉅、更不俟言矣、江右折翼而歸、香亭則潛居津埠、託詞養病、實則眷一北妓、嬖而忘返也、其妻馬氏、亦河東獅子、雖威棼強、平日香亭不敢外宿、其所納簉妾、咸另築金屋藏之、多不敢進出池一步、脫爲馬氏偵悉、必驅逐下堂始已、否則必與香亭拼命、當香亭旅津時、馬氏曾隨盧兄、僦居上海新閘橋、同時盧兄另築香巢二所、香亭亦有三姬、寄居海上、皆爲馬氏所不知者、未幾、香亭以萬金、偕津妓來滬、苦無適當金屋、可以藏嬌、於是託辭革命軍將至、吾儕居此殊[illegible]利、莫若及早匿跡、稍避風潮、馬氏信[illegible]、遂遷往山海關路、洋商樓上、彼原有之宅、則爲鵲巢鳩占矣、約旬日、馬氏偵[illegible]、遂揚[illegible]香亭大[illegible]、遂津妓他去、香亭[illegible]乃兄設一騙局、揚言津妓已上京北返、實則彼津妓仍匿海上、不過另闢香巢耳、馬氏性素遺猜騙、遍探不得、其怒始息、而中心猶懷猜疑、至此嚴錮香亭、不許出戶、其疑始少解釋、時馬氏已珠胎早結、分娩在邇、而使香亭守此寂寞春光、日對其膨膨鼓腹、與有望梅不能止渴之苦矣、會皖率師敗走、革命軍入境、青天白日之旗幟、飛揚街衢、香亭知此地非存身之所、急先避匿、後聞乃兄、欲馬氏暱[illegible]、馬氏聞言、益疑仍戀舊歡、遂妻婢去、缺是大哭、必欲香亭出面、方與偕行、否則必先殺其子、而後自殺也、於香亭又因時局緊急、不敢出面、馬氏則不見香亭、[illegible]殺子自殺、於是哭三日夜、不少寧息、盧兄知無術[illegible]入寓、直向馬氏[illegible]求、馬氏[illegible]去、香亭已遁往淮北、彼[illegible]則不知何[illegible]去矣、

□如是我聞□

提督[illegible]袖王[illegible]山父子、日前被捕[illegible]、總工會曾派人調查、聞外間對彼父子、輿論、尙稱不惡、故有即日當釋之說、（神耳）

□傑人字（缺德）

某君籍梅、曾游蘭報、事閱數星期矣、福州北海之間、遂久不見某君足跡、今幸針灸有驗、杖[illegible]日心來、[illegible]、乃提早出巡、沿石路雲南路越福州漢口諸路繞大馬路一週、步履蹣跚、而目光炯炯、經港粵濕電料行前、遇一粲者、嫣然向某君作微笑、某君頓忘疾苦、驟然反奔、意欲得而甘心焉、卒以馬不進也而止、不才與雙火君騎物歸、適與邂逅道周、某君正作吳牛喘、因與偕行、由晝錦里[illegible]萬途、中復遇女眷二人、行至福州路口、旁皇若有所待、偶一回顧、視綫忽觸某君眼簾、某君急趨而前、口喃喃不知作何語、忽見彼年事較長者柳眉倒豎、舒展柔荑、清脆一聲、如聞雅樂、某君已飽嘗雪茄屁味、哭喪嘴臉、越馬路、偕不才行、問其究竟、支吾不能盡其詞、某君好獵而不精風鑑、宜其及也、倘不幸而再遇梅花仙子、將爲哈爾士推廣銷場不少、恐非五支美女雪茄、所可了事也、不才竊以此爲某君賀、

□鄰聖坊中的女屁（希聖）

希聖今日至城中、道經鄰聖坊、（在文廟路左近）見有多人駐足、圍作一栲栳形、因擠入觀之、則見地上仰臥一屍、自頭以下掩以蓆、僅露其兩足、臨男子破履、以意度之、路斃者殆三扁子之類歟、有好事者、啓蓆以窺尸面、瞪曰、女也、女也、何以身穿男子破衣、而斃於道路耶、於是聚觀者盒多、掩體之蓆、經人揭覺、去、死者面白皙、當係少婦、兩眼已挖去、尙留血痕、不知究被何人所害、易去其衣、拋置道途、其手段亦很辣矣、姑誌之以[illegible]其究、（希聖）

戒嚴期中的絕妙消遣法

目下華租各界一律戒嚴、晚間十句鐘後不准向街上行走、在家枯坐未免無聊、不如購讀名家小說以消磨永夜、下列數種尤宜先讀、因其既係名家作品、而情節曲折更耐人尋味也

程瞻廬著　社會小說　**原諒**

此書敍一女學生來滬讀書受誘自棄之患、幾致有家難歸、幸覺悟尙早、懸崖勒馬、得與意中人圓成眷屬、情節曲折、大有可觀、每冊定價大洋四角

程瞻廬著　滑稽小說　**廢妾**

諸書見此書名、已可想見其內容之滑稽矣、妾應廢乎、妾應廢也、妾不能廢乎、妾不能廢也、即此兩種理由演成種種笑話、諸君讀之、定必捧腹絕倒、笑斷肚腸、每冊定價大洋四角

李涵秋遺著　言情小說　**並頭蓮**

涵秋先生望重鷄林、所著各種小說、俱受讀者熱烈之歡迎、此並頭蓮一書、尤爲先生中年得意之作、書中敍述杭州一女學生之事、可歌可泣、情意纏綿、多情人讀之、必爲淚下、而結果甚佳、眞所謂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、每冊定價四角

以上三種合購祇收大洋六角（零購每種照定價七折）外埠寄費加一

經售處　上海四馬路　世界書局　晝錦里口　上海圖書館

□琴雪芳病後訪問記（翡翠）

琴雪芳此番南下、所遭殊不如意、蓋不僅病而已也、時局如斯、夫復何言、羅癭臣君、爲今之名票友、雪芳南下、多承照拂、彼知林屋先生多義女、遂亦介雪芳寄其膝下、曩余僅知琴爲步先生之義女、而不知爲之介者、即羅癭臣君也、余昨遇羅君於遠東飯店、知其與北伶多熟稔、因信口絮絮詢之、旋及於雪芳、羅君乃爲余述雪芳南下情形、病之經過、以及此後登台問題、並約余次日往訪、余諾之、即辭歸、羅君信人、次日即來余所、余猶高臥未起、羅君至、不及起迎、匆匆盥洗畢、即往焉、琴寓長安里、里在二馬路洗清池旁、余每日往返二馬路凡數次、乃絕不注意及之、里甚狹、里底一石庫門、入內、至清幽、蓋舊式房屋也、拾級登樓、則琴方與家人閒談、見余等至、即起立來迎、羅君又爲余介紹程君、程君與琴、蓋有葭莩親者、導余等至琴之臥室、一牀一榻桌椅鏡櫥而外、隙地尙多、余不能禮、據桌即坐、琴有母、具大家風、談吐甚落落、語次、欲進餐、余堅辭、而惶恐、而琴母已命治餐、須臾餐畢、余夙不嫻辭令、吶吶輒無多語、因頗羅君知余方離床、即對之直言、余大逗琴笑、幸程君口若懸河、縱談時局、以及北京風俗人情、羅君並述梨園中有趣之故事、余至是直類一小學生、惟昂首靜聽而已、雪芳面潔白、望而知爲新病初愈者、雙臂瘦不盈握、而亭亭裊裊、益饒嫵媚、有妹曰秋芳、娟好更勝於姊、梨渦淺暈、桃腮薄醉、一派天眞、尤惹人、遜其家人呼雪芳爲大姑娘、呼秋芳爲二姑娘、大姑娘芳齡二十二、二姑娘則纔一十八也、既而二姑娘攜照片一大疊入、視之、皆新攝於南京路匯芳者、或坐或立、或西裝、或華服、或姊妹二人合影、都栩栩呼之欲出、惟爲樣片、乃擇其尤者九種、共定若者晒一打、若者晒半打、蓋他日將以貽諸愛琴者也、羅君爲余言、琴抵滬之初、因體原屬弱、不能禁風、故已不適、休息才三日、園主不諒、必欲登台、亦不及拜客、第一日戲畢、頭暈甚、扶之歸、入夜、請於園主、欲暫休養、園主不可、乃勉強登台、戲畢、暈極倒地矣、自是遂大病、延丁濟萬診治、尙有効驗、今始臻不藥、然猶不能過勞、徒以迫於合同、故不日將登台、原定初一、蓋馬連良唱至二十五日止、幫忙三天、則爲二十八日、馬去、即以琴繼、然今時局嚴重、瞬息萬變、馬且不能登台、追論琴矣、初一之議、又將成虛、大約時局解嚴之日、即琴登台之期矣、琴家人口甚繁、開消必甚可觀、然則一年三萬金之包銀、除一切開支外、亦可餘無幾矣、余追坤伶之寓不一家、然概逗留片刻即出、惟此次以二時往、至五時始出、凡三小時、亦足以盤桓、臨行、琴送至梯畔、余以其殷懃過甚、轉嚇得下次不敢光顧矣、一笑、

□趙靜霞□　□崔荷綺□

□國民政府宜定都北京議（浪漫）

國民政府本來在廣州、自從北伐勝利、便議遷到武昌、聽總司令的意見、却主張遷到南昌、因爲此也昌、彼也昌、倒反弄得至今未定、上海有張小報、一向是畢將軍長、畢將軍短、叫得怪親熱的、自從畢將軍一敗、倒轉戈來、說畢將軍以漂亮人物、而變作不漂亮、唉、某報的報格、近來這張小報、又把國民政府叫得親熱起來了、國民政府不可不防他呢、上期他向國民政府建議說、宜定都南京、哈哈、國民政府要能幹的人、正多着、豈有不想到這一着之理、某報不過表示他一種拍馬手段而已、但是我以爲某報拍馬手段、還欠高明、我來代某報出一個主意、不如說、「國民政府宜定都北京、」那理由更充足了、第一、國民政府、若還在南京、那末與北京[illegible]對峙、中國還是不能統一、惡軍閥還是不能剷除、應該直搗黃龍府、定都北京、第二、北京是歷代帝王建都之所、地居一國之中、鐵路四達、有各國公使館、觀瞻攸繫、使覺得比南京高出一籌了、還有一句緊要話兒、某報叫國民政府定都南京、那豈不是明明不希望革命軍再往北伐、若換作國民政府宜定都北京、那末話中有話、國民政府中人聽了、一定更覺滿意、所以我說某報拍馬手段、還欠高明、

□姬龕記（瑪瑙）

租界戒嚴、以十時爲限、過此須逮捕、雖富家婦女不免焉、事屬創舉、居住於租界內者、初以爲稍逾數分鐘、自以情、或可幸免、職是多不介意、而趣聞乃層出不窮矣、一滷牌、方於游戲場中得[illegible]客、偕什發肆、謀果腹後作綜會之樂、孰知行至中途、爲巡捕所見、巡捕似知其意、而故示異狀、惹人注意、街旁肆中人野鶩怨者、[illegible]故意驚譁、遂將提將去、多緣樓上洋台下矚、覩狀、莫不鼓掌呼好、其時蓋夜十點零五分也、某君家於二馬路陶朱里、時已過十一句鐘、自恃膽大、由望平街某肆出行、過中報館、轉向三馬路、才數十武、雖背後不遠、有二捕急步前來、欲逮捕、某君即探懷出一鑰匙、向一家店鋪之門、作開鎖狀、捕至、以爲其即住此者也、遂赦之、迨捕去遠、某君復蛇行由晝錦里竄向二馬路、而又有二捕追蹤至、某君復探懷取一鑰匙、向另一店鋪之門前、作開鎖狀、捕果信其即住在此店者、遂去、又數十武、由南京路復來二捕、某君仍用故智、如是者再、竟得免、[illegible]五人、往[illegible]中途已被衆作逮[illegible]、及至麥家圈、押解者祇一西人及一華捕、此五人乃前請曰、某等即住於此者、請釋放、言時、一人即竭力敲門、捕不許、而店肆之門已啓、五人膽愈壯、堅不肯隨捕往捕房、西人持手中棍欲擊、而肆中人約十餘、亦持棒嘩噪而出、隨五人而遺逮捕之三數人、復乘機虛張聲勢、西捕見狀、轉大懼而遁、於是五人即獲免、餘三數人、亦遂在此里中隔一小旅館之房間、雀戰達旦焉、一華捕、隸西馬路巡捕房、其家近在金陵街、某夕十時後、方隨衆西捕在四馬路望平街一帶、大捉路人、忽有他捕自南捉來路人一大羣、中有一婦人、懷抱嬰孩、酷肖乃妻、迫視之、果然、妻見夫、哀聲求釋、而衆目睽睽、夫有難色、詢以故、妻曰、適因孩子咳烈、故抱之往對弄老虎灶取水沖藥、孰知即被捕、其夫欲釋不可、踟躕良久、卒隨衆往捕房、

□先下地獄後上天堂（哀鴻）

江浙風雲既起、孫傳芳蔣中正爭鼎、賽武於富陽、孫軍某團長、一舊教弟子也、率隊前驅、與革軍大賽其武、詎知革軍之彈丸、非天主之力能制止、每發必中、每彈丸必傷其士卒若干人、於是一晝夜間、某團士卒、傷亡逾半、比時紅十字隊之綳床、應接不暇、某團長懷天主好生之德、又懼擬上峯之怒、遂倣秦武安君舊法、頒令而自坑其率、凡其部屬亡者、固掘土掩埋、彼自傷斷腿折臂者、少感步履之艱、亦黃土一坏、請君入甕矣、或哀求免、團長勃然怒曰、汝既不能行動、雖生奚益、何如長埋地下、而早升天堂耶、衆聞亦怒、然無力與抗也、一日、其部屬一卒、因額角中流彈、暈仆於地、受傷殊微、可不待秦刀、敷藥即可痊癒、詎團長驗之曰、無救、令縛坑之、追掘土既竟、彼卒已甦醒而大愕、即哀乞曰、團長、吾傷甚微、尙能活也、團長搖首曰、否、吾知爾不獲活矣、速長眠、免受精神痛苦、彼卒仍哀求之、左右皆泣下、團長不聽、卒哀不得、繼以大號、團長怒斥曰、爾獨不願早升天堂乎、急揮衆坑之、噫、卒之號聲未絕、其身已長埋黃土間、隔土聞之、猶嚶嚶如泣如訴也、未幾、全軍幾盡沒、時左右衛其忍者、欲捕而坑之、詎團長聞風急遁去、否則將從衆而升天堂矣、

□校書花啓芳□

□黨部中五種制服（瑪瑙）

從前古時代士農工商的服裝、各各不同、入清以來、便採混合制、不論在商在學、隨便穿穿好了、我聽得人家說、現在國民政府黨部中人、分五等服制、到很特別、第一等爲中山裝、第二等爲西裝、第三等爲短衣、第四等爲統長袍、第五等爲長袍短褂、中山裝與軍服稍不同、衣領翻下來的、南京路一帶商店櫥窗內都有放着、價倒不貴、這種是最高級人員着的、所以列第一等、西裝列第二等、也沒什麽特別理由、短衣就是一般工友穿的、諸如鐵廠機器廠中人所常穿一種藍色布製的、因爲現在主張勞工神聖、所以列爲第三等、所謂統長袍者、便是不穿馬褂、但穿長袍、或長衫、僅限布製的、這種大概不是眞的勞工、而爲職工之類、所以爲第四等、若緞袍綢袍、皮統子、像模像樣的、那末大都是資本家、所以視爲最低、列在第五等、理由倒也很充足、不過在下也是從別人處聽來的、眞不眞還得問一問黨部裏的人、才好算數、

○　○　○